

第三十讲

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伊萨柯夫斯基

1900—

米·瓦·伊萨柯夫斯基是杰出的苏维埃时代的抒情诗人和歌手之一。他的诗和歌不仅在苏联得到广大人民的热爱和欢迎；在世界各人民民主国家，特别在我国，也得到广泛的流传。伊萨柯夫斯基是那样的新型作家——苏维埃政权下诞生和成长起来的劳动知识分子。他和现代诗人苏尔柯夫、特瓦尔多夫斯基、列别甫夫、库兹涅、西蒙诺夫等在一起，发展了马雅可夫斯基诗歌的党性和战斗的传统，扩展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诗歌的领域。

伊萨柯夫斯基的创作和人民的斗争紧密地联系着。它们揭示了苏维埃人丰富的内心世界；社会主义现实在他们心里引起的思想和感受；多方面地表现了苏联人民的精神面貌和新道德品质；对党和祖国的忠诚，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统一，人之间的社会主义关系和情感。它们是千千万万苏联人民的心头的欢乐的歌声。

诗人从民主主义诗歌传统，和人民口头创作的宝藏中吸取滋养。他的诗歌中的高度政治性和深刻思想性，是通过人民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和朴素明晰的艺术风格表现出来的。

人们读着或唱着伊萨柯夫斯基的优美动人的诗歌，眼前仿佛浮现着具有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性格的苏维埃人新鲜生动的形象，就会大大促进和增长共产主义自觉性和爱国主义感情。

x x x

伊萨柯夫斯基在1900年生于斯摩棱斯克省沃兹涅先斯基哥洛托夫卡村的一个贫农的家里。他的家乡地方偏僻，收成不好，农民生活非常困苦。伊萨柯夫斯基弟兄姊妹十三人，只有

八个死于饥饿或疾病。他的父亲种田之外，每年要离乡背井，出外给人砌炉子、安玻璃、修木器，才能勉强养活一家。

“为了每一块贫瘠的土地，
年年进行着斗争，
可爱的故乡啊，
已经变成了狠心的继母。”——过去了的

识字的父亲，晚年找到一个乡村邮差的工作。他就利用还没递送出去的书报，教他的小儿子伊萨柯夫斯基识字。慢慢地，伊萨柯夫斯基也能靠给人代写书信，贴补家用了。1910年，区里开办第一座小学。伊萨柯夫斯基上了二年级。由于贫穷和严重的眼病，学业常遭中断。在小学，他第一次熟悉了普希金、涅克拉索夫等人的作品。在他们的影响下，他写了“神圣的”和“罗蒙诺索夫”两首诗，在小学毕业会上他朗读了它们。村子里的人都讶异他的写作才能和优异的成绩。一个议员和学校里的教师，决定帮助他升学。他在三个月内补完中学三年的课程，1915年，考上斯摩棱斯克中学四年级。但是在那时候，穷人的儿子上中学，完全是不可能的事。过了两年，他为了需要养家，还是不得不放弃“深造”的机会。

1914年，莫斯科报纸处女地，曾发表了小学生伊萨柯夫斯基的一首诗：一个士兵的请求，伏尔加民歌草原广无边的五音诗形式写成的。未来的诗人表示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抗议。

二月革命后，伊萨柯夫斯基和其他的一些进步青年，热心地搞社会政治活动。（如为释放的革命犯募捐，组织青年俱乐部，创办杂志等。）同时，他在党报上发表一些诗和通讯。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给未来的诗人带来生活的幸福，并为他开辟了文学创作的广阔前路。没有十月革命和党的培养，伊萨柯夫斯基的创作才能不能得到发展，他也不能达到现有的

成就。这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我国新作家高玉宝。他的解放前的命运和解放后的成长，是和伊萨柯夫斯基类似的。

“我永远为十月的生日，
写着感激的诗篇”——给母亲

“你把幸福的生活
送进破旧的茅屋里。

从你那望我第一次
听到自己真正的名字。”——革命之歌

伊萨柯夫斯基，像马雅可夫斯基一样，快乐地迎接十月革命。他马上在家乡参加革命工作，担任乡村教师和乡村维埃秘书。一年后，入党。1919年，他被派到叶里尼亚城作报纸编辑；1921年，转到斯摩棱斯克的前省委机关报工人之路工作，一直到1931年。十年的新闻工作使他生活在人民政治生活之中，紧密地联系现实和革命任务，从而获得巨大的政治经验；培养了他的进行简短，精练的写作的才能。

1921年，伊萨柯夫斯基出版了一些诗集如时间的阶梯，起飞等。它们在艺术上尽管还不成熟，但因为作者企图把诗和日常革命工作联系起来；努力学习涅克拉索夫和民间诗歌并找寻朴素自然的艺术形式，它们就表现了诗歌创作的正确方向——和无产阶级文化派的象征主义诗歌对立的方向。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伊萨柯夫斯基从开始写作到现在，从来没有受过一点颓废主义诗歌的影响。

从另一件事，也能看出伊萨柯夫斯基一开始就对诗歌有正确的认识；他在自传中表明他的文学活动是在1924年才开始的，他说：“我认为1924年是我有意识的创作活动的开始。就在这一年，我写了些诗，这些东西远不能称不上完美的诗，但真其中有了明确的诗的构思，明确的思想。这些东西才是诗，

而不灵往“一堆粗俗的押韵字的单纯的集合。”

1927年，他的诗集谷草里的电线由莫斯科出版局出版。虽然当时的批评界对它表示冷淡，但立刻受到还在意大利养病的高尔基的重视。高尔基为它写了一篇评论发表在消息报上，不仅指出诗歌的感染力来自对生活真实的描写和作者所特有的朴素风格；更重要的是指出作者所反映的农村是在苏维埃政权下转变的新农村。高尔基把当时还不出名的诗人和著名的旧俄罗斯农村诗人叶赛宁对比来评论，并且肯定了前者，又认为诗集的作者也不同于当时的农民诗人，因为伊萨柯夫斯基不是以农民的观点；而是以共产主义思想来观察农村的。这个评论给伊萨柯夫斯基很大的鼓舞；同时也教育了当时的批评界，应该注意培养文学中新生的嫩芽。

x

x

x

伊萨柯夫斯基的二十年代诗歌究竟是怎样的呢？从诗集谷草里的电线这一形象化的题目，就可以了解诗歌中新颖的内容了。在苏维埃时代，电线在破旧农村的谷草房顶上架设起来。它是流入农村的党的光明的思想和新的幸福生活的象征；它使农村的面貌焕然一新，农民的命运翻了一个身。伊萨柯夫斯基理解在党的领导下的工农联盟是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因此他歌颂城乡的交流和互助。他也清楚地看到农村日常生活中出现的奇蹟以及农民的无产阶级意识的觉醒，因此把自己的掩抑不住的快乐的情绪通过诗流露出来。他的思想和感情是苏维埃新农村广大农民的思想感情。特瓦尔多夫斯基从伊萨柯夫斯基的诗中听见诗人好像这样说：“我不惋惜，正在逝去的罗斯……我全心全意地爱着新罗斯，苏维埃时代的乡村和城市。对我最宝贵的是苏维埃政权给同乡村的黑暗贫穷世界带来的新的光明的进步的和按照新的看法美丽的东西。”这就是伊萨柯夫斯基

诗歌的本质。伊萨柯夫斯基就是这样一位时代所产生和时代所需要的苏维埃农村的抒情诗人和歌手。

诗人认为有必要把旧俄罗斯农村的阴暗生活画面和新苏维埃农村的幸福生活画面作鲜明的对照。在给母亲一诗中，他说：

“我写整夜吱嘎的破床，
贫穷在那里辗转叹息。
我写沿电线亮起的灯火
流进低下的茅屋里。

我写地界怎样绞住我们的脖子，
饥饿把灰色的十字架竖起来。
我还要写，如今田里的拖拉机，
谷物长得又高又密。”

只要拿心爱的（1924）或春天（1927）同组诗过去了的（1926—1927）对照来读，就能体会诗人在两个时代的两种心情了。在组诗过去了的里，诗人回忆着没有灯火，没有歌声，贫穷主宰着一切，逼走了土地的主人，卖去了心爱的奶牛的过去。

“可爱的故乡，
你已经衰老。”——过去了的。

而在心爱的里，眼前闪过的是怎样一幅和平幸福的生活图景啊！大自然景象的描绘给人以和谐、丰满、宁静的感觉。像其中这样一节：

“一层的校舍，
从窗口发出微笑，
寒鸦在谷场上踱步，
俨然像是农业专家来到。”

从新建的小学校舍的窗口，探出过去可能吴越欺辱的放牛娃，今天是学文化的小学生的笑脸。农村中第一次出现了农业

专家，对农民是新鲜的，同时这又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事呢：这意味着丰收和幸福生活将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了。心爱的表现了诗人对农村中的伟大变革是衷心欢迎的。这种欢乐的感情，也表现在春天里：

“春天，春天，到处都活着，呼吸着，
春天，春天，到处都在喧嚷！”

诗人用拟托的方法，描写春天的乡村中人们的活跃景象：
“孩子也对着太阳喧嚷地吹跃，
而老人也思量着要如何生活。”

在苏维埃新农村，动人的事例多得很。诗人描写了农村中出现了机器和电力，也出现了共青团小组，村苏维埃的选举，农民送新兵入伍和送代表到克里姆林宫去，农民在田野和在家庭的快乐的劳动……伊萨柯夫斯基在描写农村生活的改革的同时，描写了农民新意识的成长。通过农民日常生活的题材，渗透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和人民自觉地创造新生活的热情。

无线电的标旗（1925）有这样的诗句：

“就在那弥漫着烟气的人民俱乐部的屋角里，
晚上，抛开了稻草般的烦恼的重担，
庄稼汉们聚集在一起
倾听着人民委员会的报告。

心里充满了狂喜的喧响，
但周围——却是一片寂静，
就像天蓝色的无线电波，
突然间把所有的人都席卷吞没。

当许多看不见的拨琴，
在远处响起了琴弦，——

温暖的开滴的微笑，
就在人们满灵皱纹的脸上灿开。

这个日子谁都不会忘记，
这个日子把乡村提高，
于是人们开始不大愿意
各自走回自家的小茅舍。

党和苏维埃政权把幸福给了农民；农民对掌握自己命运，
创造幸福生活有了觉醒，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集合在无线电扩大
器的旁边快乐地谛听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的报告。他们的思想开
朗了，心变得光明了，甚至不想回到自己的茅舍去。

1929年的我要离开这里（离去的诗），更进一步深刻地揭
示了农民从个体经济走向集体农庄的过程和新意识的觉醒。诗
一开始写的是旧俄罗斯农村中农民的生活——孤单的，漆黑的
没有保障没有出头日子的生活。

“窗子外面——一片沉静，
窗子外面没有可通的路径，
窗子外面是无边的
紧闭着的深沉的夜。”

农民的烦忧和痛苦是自己的，因为生活倚仗的是个体经
济。

“在每个小屋子里——
有它自己的漫长的梦，
有它自己的沉静，
有它自己的河上的夜莺；
在每一块土地上——
有它自己的“界限”，
甚至有它自己的道路，

有它自己的小径。”

但是农民的命运却不由自己。夏天，靠神明保佑，冬天，希望善人救济。当然，这都是不可靠的。

这时，诗的基调忽然变了：

“而今天，
我的日子已经来了，
我要去了。”

个体农民去找了党派到农村来的工作同志彼得洛夫同志。

“我告诉他，我来
是为了要向集体农场归顺。
我要把我的青春，
我的力量和我手，
农民的命运和农民的所有，
都会都交付给他。”

诗人最后指出个体农民走向集体农场有如叶落归根一样。因为这种新的生活本来就是符合农民的愿望的。

“我——熟透了苹果，
永远离开了树枝……”

农村中新事物是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不断成长的。诗人在诗中表明：富农的反抗，宗教偏见和私有制思想的残余阻碍着新农村的建设。这些诗表现了新事物的不可战胜的生命力。

诗人不仅写出农村的今天；也写到他所预见的农村的明天——那时城乡的界限已经消灭了，每个乡村都变成一个莫斯科。

诗人尝试了各种各样的诗的体裁：短诗，诗体小品文，诗体特写，抒情诗，讽刺诗等。

在二十年代的诗歌里，我们已经能够看出诗人创作特点和风格上的某些基本特征。最突出的是具体的情节，横截的形象，

深刻的抒情性和单纯清晰的语言。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伊萨柯夫斯基是一位革新的诗人，亦维埃农村的歌手。他的诗歌体现着以马雅可夫斯基和别德内依为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诗歌的基本方向。他和俄罗斯农村诗人叶赛宁的创作，有着原则上的区别。首先，他们对农村的变革的看法是两样的：叶赛宁带着内心的疼痛迎接铁蹄人——拖拉机；（我是最后的一个农村诗人）而伊萨柯夫斯基说：“你好！城市，我们的铁的兄弟！”（叶廖福代表）叶赛宁的诗始终停留在谷草房顶的阶段；而伊萨柯夫斯基已经欢乐地看到雨后的农村：“在它上空，像踏着勇敢的大步，无线电的天线拉个笔直！”（早晨）

伊萨柯夫斯基和二十年代其他农民诗人多罗宁，阿尔迪莫诺夫、莫尔将诺夫等也是不同的。那些诗人对新农村没有深刻的理解；对诗歌技巧不够重视。而伊萨柯夫斯基一向认为提高政治文化水平以及积极参加革命是诗歌创作的先决条件：“必须提高自己政治的和一般文化的水平，必须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参加者，没有这一切，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好作家。”高尔基指出诗人对工农联盟，城乡一致有正确的理解：“米·伊萨柯夫斯基不是农村诗人，而是那种知道城市和农村是两个不能被此分离地存在的新人，是那种知道城市和农村应该团结为一个不可制服的创造的力量已经到来的新人。”

在伊萨柯夫斯基早期创作中，不难看出诗人怎样学习涅克拉索夫以及受到马雅可夫斯基的影响。涅克拉索夫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歌颂人民革命，幻想俄罗斯人民将为自己开辟宽广光明的大道；而伊萨柯夫斯基正在这个幻想的时代里生活和创作，他歌颂业已展开在人民面前的这条宽广光明的道路：

“道路已经铺展，
密林的绿意在喷发，
你希望走到那里，

“我能够走到目的地”——在路上

在艺术手法上，伊萨柯夫斯基也是涅克拉索夫忠实的学生，关于伊萨柯夫斯基诗歌中的这些特点：对生活中社会主义改造过程的快乐的体验，对创作劳动的热情，对日常生活中英雄事迹的描写，对诗歌形式上的力求清晰、单纯和朴素，显然是来自高尔基和涅克拉索夫的影响的。

x

x

x

三十年代，是伊萨柯夫斯基的创作的成熟期和黄金时代。这并不是偶然的，这正是党对文学的正确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文学创作的高潮；作家尤其是诗人们的相互影响的结果。当然，他因眼病辞去编辑工作，写诗的时间多了，他本人生活经验丰富了，政治文学修养提高了，也是诗创作蓬勃发展的一个原因。

也在三十年代，伊萨柯夫斯基诗歌的主要体裁是歌曲。他本人成为新苏维埃的歌手，这也是合乎规律的现象，原来这个时期是苏维埃歌曲的繁荣年代，歌曲盛行反映国内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的高涨。当时出现了许多歌曲家，除了伊萨柯夫斯基外，还有苏尔科夫，古谢夫，列别杰夫，库马赤，别捷明斯基等，他们相互影响着，逐步提高了歌曲的质量，共同丰富了歌曲的宝藏。

三十年代开始，伊萨柯夫斯基写成一首优秀的长诗四个愿望（1928—1935）作者企图通过这首长诗，解决自古以来，涅克拉索夫的时代在内，俄罗斯人民的最关心的问题——寻找幸福的生活道路。在四首歌中，作者叙述了查依斯傑班，吉莫非也维

奇的四个一点也不过分的愿望：和心爱的人结婚；买一双皮靴子；学会认字，为了读《正义的书》；坐一趟火车。但是，在沙皇的俄罗斯，这四个愿望一个也不能实现。终于，人民盼来了春天的黎明；斯傑班期待着幸福，来到他的墓前。

“站起来吧，斯傑班，去莫非也维奇！”

暗淡无光的日子已经过去，
高悬的太阳放出光辉，
光线射进每个小小的角落里，
伟大而珍贵的书，
已经找到。

这不可被破坏的书呵，
已在可信的手里了。”

激动人心的长诗四个愿望是诗人若干年来思想及艺术探索的总结。它是依靠人民口头创作，和继承古典诗歌传统的成果。它把作者引进歌曲的广阔境界。

伊萨柯夫斯基的基本体裁是歌曲。三十年代歌曲的盛行，来自当时人民对祖国的巨大成就的热烈情绪。每一个普通苏维埃人感到无边无际的幸福。热火朝天的生活本身就是一支动人肺腑的歌曲。这对我们是容易理解的，在我国最近大致进的高潮里，不也也掀起一个作曲和歌唱的高潮吗！

是这样的，伊萨柯夫斯基在银幕上听到一支电影插曲，歌词正是他的一首诗——沿着乡村，原来它被合唱团的指挥札哈罗夫谱成曲子了。这件事启发了他：他感到诗配成歌，有如插上两翼，他的诗会更能使人感受，便于流传，走向人民当中去。但是伊萨柯夫斯基从不按谱填词，他认为那样会限制诗的思想意境。他的歌词首先是优美的诗，有它独立的艺术价值。他的歌曲所以受人欢迎，不仅是因为诗的语言的响亮和口语

化，诗的情节具体和带有普遍性；诗的结构完整统一以及诗的激情的音乐性等；主要是由于他的诗内有真实的人民生活 and 深刻的人民的思想和情感。三十年代的最受欢迎的歌曲有斯大林之歌，把手风琴递给我吧（送），谁知道他，卡秋莎，边防军人下份了，山上发着一片白光等。

诗人的抒情诗和歌曲的主人公就是普通的苏联族人。他们是工人，集体农庄庄员，红军战士，老人和妈，男女青年，他们是生活的创造者，国家的主人。在巩固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在劳动和斗争中，他们的精神面貌和优秀品质显露出来，成熟起来了。形成新人性格的基础，就是生活中最美的事物——社会主义劳动。集体农庄女庄员娜绿它细雅成为丰收的能手，时代的女英雄（娜绿它细雅），年青的园丁凡尼亚·格拉伊体验到劳动生活的快乐，起了想坐飞机的念头（凡尼亚·格拉伊），赫里斯钦娜姑：为亲爱的祖国培育了七个好儿子：

“赫里斯钦娜姑：

生了七个孩子，

七个都幸福生活着：

那个是救火的，

那个是干燥池的，

那个沿着青色的海开着轮船。

大儿子，像鸟儿一样，

在云彩里飞，

飞过了许多乡村和城市。

这个当旅长，

这个当司会员，

这个在唸书，可更时刻准备着。”

另一位不知名的姑娘，写信给全国各地致敬，愉快地报导她的

新生活——在工厂车间作工，读书，开会，听莫斯科广播，学打猎，并且还准备将来必要时，用枪来保卫祖国。（在林村）

社会主义在敌人的包围中建立着，因此他的抒情诗的主人公里，少不了哨兵和边防军的形象。对一个苏维埃劳动者来说，他只有进行建设的念头，没有侵略别国的念头。在他，保卫边境就和在田野，在车间一样，也是一种紧张、顽强，有利于祖国和人民的劳动。他也一样具有苏维埃劳动者的特征。因此，在他的在边疆上，柳布什卡和卡秋莎里，保卫边疆的主题是和劳动的主题统一着的。例如在在边疆上，充满苏维埃人和伊萨柯夫斯基本人的巨大的爱国主义感情：

“我在边疆上，在隐蔽中，
我执行着警戒的勤务，
这里的每个小丘和每片树林，
我都负有着守的责任。”

这一位战士在保卫边疆的时候，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融合为一，并且感到祖国对自己是那样亲切和具体：

“我看遍了我们的整个的祖国，
她好像和我身靠着身。”

他所保卫着的祖国是什么呢？是乡村，田野，森林和大自然，是群山，黑海和克里姆林宫，也是自己的村庄和心爱的姑娘。

在伊萨柯夫斯基三十年代的作品中，有不少是写爱情的。诗人通过它，歌颂苏维埃人的社会主义性格，并且把社会主义思想放在爱情的主题中。苏维埃人——抒情诗的主人公——的爱情和公民的爱国主义感情是不可分割的，因为只有祖国的幸福才能保证个人的幸福；只有结合对祖国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爱，

个人的爱情才能变得巨大，美好而有价值。卡秋莎就是这样的一首歌曲。

“苹果花和梨花已经开放，
河上的雾轻柔地盪漾，
在这高而峻峭的河岸上，
走来了卡秋莎姑娘。”

第一节和完全重复的第五节不宜看作是一幅优美的画面和意境；其实是一位苏联少女的形象的成功刻划。芳香的苹果花，洁白的梨花，高而峻峭的河岸以及河面上轻柔盪漾着的雾，这些辅助形象丰富了卡秋莎的形象，帮助表现了卡秋莎的高尚的道德品质和丰满的精神世界，她的既温柔又坚决，既幽静又热烈的性格。这首诗的主要内容和构思是由第二节和第四节卡秋莎的歌中表达出来的。她歌唱的是苏联人民忠实于祖国，忠实于爱情，对祖国的忠贞和热爱体现在对爱人的忠贞和热爱里：

“她走着，唱出优美的歌声，
歌唱草原上暗蓝色的雄鹰。”

“让他保卫着祖国的边疆，
而卡秋莎也要把爱情永远珍藏。”

卡秋莎这支歌曲在苏联和平时期以及战争时期非常流行，因为诗人成功地创造了一位年青苏维埃人的典型形象，乃至每一个苏维埃人，会在自己的爱人身上，找到卡秋莎姑娘的特征。特别在战时，战士们把卡秋莎这一温柔可爱的名字，赠给最有威力的战士或武器。著名的卡秋莎大炮，就曾经打得敌人心惊胆寒，望风而逃呢。

伊萨柯夫斯基的爱情歌曲的魅力，还来自它的和民歌的直接联系。民歌一般都有情节，伊萨柯夫斯基的爱情诗一般也都有情节。例如姑娘去了写的是年轻的羞怯的小伙子，上车站送

他的心爱的姑娘，姑娘要到远东去工作了，小伙子羞于表达爱情，只有暗下决心，要去学飞行。因为他知道只有为祖国建立功勋，才能获得热爱祖国的姑娘的爱情。又如送（把手风琴递给我吧），诗人描写一个青年，伴送着姑娘回家。在恋人的心里，他们希望小路伸得长一点。已经走到家门口了，他们都由着脚踏向相反的路上：

“追求爱情的人：

把熟悉的道路忘记——

本来应该向左转，

但又向右面转去。”

在谁知道他这首歌里，诗人更多地运用民间歌曲的幽默和表现方法。这段爱情故事是由一位姑娘自己叙述的，她的神态、形象以及内在情感的发展过程，活现在我们眼前。诗人告诉我们的，他爱乌克兰民歌中的这样一句：“谁知道他的眼睛为什么闪了一闪，”因这一句引起这首诗的构思。实际诗人不仅利用民歌中的一句，像每节行数一致，格律相同，末二句是警句，重复着“谁知道他”，情节随着各节，逐渐深入，以及字句的凝练自然等，都是民歌的独特表现手法。我国诗经中流传下来的民歌，也多是如此的。因此，伊萨柯夫斯基的诗歌，吸取了俄罗斯民歌的特点；反过来又以这些诗歌丰富了民歌的宝库。这就是伊萨柯夫斯基的诗和民歌的关系。

伊萨柯夫斯基和涅克拉索夫一样，是歌颂妇女的歌手。时代不同，他歌颂的不是十二月党人的妻子或俄罗斯农村不幸的妇女；而是列宁夫人和战友克鲁普斯卡娅同志（永别之歌），西班牙共和国的妇女（母亲），女乡村教师（冬天的晚上）等。然而诗人对这些妇女的具有民族优秀性格的形象的刻画，正是涅克拉索夫诗歌的直接继承。而他笔下的“在霞光里生长的姑

娘”（我向湖中瞥了一眼），是涅克拉索夫笔下的玛特罗娜，达丽雅的发展。妇女的被上帝去掉的幸福和自由的钥匙，现在找到了。

伊萨柯夫斯基在三十年代开始了译诗的工作。他把乌克兰白俄罗斯一些民间诗人的创作和民间歌曲译成俄罗斯文。他的译诗并非原诗的副本，本身就是灵感好的诗。例如白俄罗斯民族诗人播卡·库巴拉的诗被他译过来，就像原文一样好；白俄罗斯民间歌曲祝愿你幸福被他译过来，就成为俄罗斯的民间歌曲了。因为作者善于识别原诗的人民性，善于保持原诗的艺术风格。他自己的诗歌也有那样的人民性和类似的艺术风格的。这就是为什么译诗和原诗具有同等的重要意义；并且译诗也丰富了伊萨柯夫斯基的诗歌世界。

伊萨柯夫斯基的艺术技巧已经纯熟了。在他的诗的结构和语言中，已经没有什么多余的和 unnatural 的东西。诗歌中的形象化的语言，做到朴素，自然，但是又富有诗意和概括力。诗人自己曾说：“只有当自己懂得应当在日常生活中寻找诗，非常精细地使用词汇，使诗的美不是来自不平常的词汇，而是最精确的唯一的，不能用其他的字代替的词汇，那才感到自己是一个诗人。”

当然，三十年代诗歌的最大特点是强烈的人民性和党性，是创造成长了的苏维埃劳动者的形象。这才是诗的成功的原因。

“如果你忠实于他的遗言，

——伟大的春天的火焰，

那你一定会变成诗人——

创造出你的祖国的诗篇。”

——在列宁墓前

一九三八年，诗人因他的卓越文学成绩，获得一枚劳动组

旗勋章。

卫国战争时期，伊萨柯夫斯基的诗歌，全面地表现了战斗着的苏联人民的思想、感情，描写了前线后方人民的英勇功绩，揭示了卫国战争的全民性及历史意义。从四一年的进军斯维德城市和乡村，到四五年对胜利的祝贺第一个祝福之间，诗人写下人民在战时所经历的巨大变化。人民从自己的故乡撤退（我们是啦），父母为祖国献出自己的儿女（对儿子的吩咐），战士们在前线作战（在前线的树林里）人民的复仇者，进攻队员们奋起战斗（复仇者），后方用自己的忘我劳动来打击敌人（俄罗斯妇女）。我们已经熟悉的抒情诗的主人公们，在严峻的战争考验中，他们的爱国主义意识达到一个新的阶段，他们的政治觉悟不可限量地增长着。白发苍苍的母亲，充满对敌人的仇恨，祝福自己的儿子走入战斗，

“你听，我的儿，你要第一个走入战斗，

你要粉碎和惩罚那些暴力，

要为我们全体，为祖国报仇，

要为那沉默无言的坟墓报仇。”

风烛残年的老人，看见全家被敌人杀死，他带着不可屈服
的意志，要去杀死敌人：

“就让我这样沉重地嗜吧，这也没有什么，

我不求死，也不怕死，

只要我还能用我这双手

杀死敌人，哪怕就仅只杀死一个！”

从三十年代那个看见自己的草房着火，还坚守在农庄的工作岗位上的老人的形象（生活的地理），到四十年代这个把自己房子烧掉然后去参加游击队的女庄员的形象（女游击队员），是一个合乎规律的发展。